

浮生六记

马一夫 ■ 译评

国文珍品文库

吉林文史出版社



国文珍品文库

浮生六记

● ●
【清】沈复 著
马一夫 译评

吉林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浮生六记/(清)沈复著;马一夫译评. —长春:吉林文史出版社,2006.5

(国文珍品文库)

ISBN 7-80626-670-4

I. 浮... II. ①沈... ②马... III. ①笔记-作品集-中国-清代②浮生六记-译文 IV. I264.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27009 号

Fusheng Liuji
浮 生 六 记

[清]沈复 著
马一夫 译评

责任编辑:王尔立

封面设计:韩璘工作室

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发行
(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)
长春市第十一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8.125 印张 2 插页 150 千字
2006 年 5 月第 2 版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定价:11.00 元

ISBN 7-80626-670-4/I·159

咨询电话:5634143 5634144

网址:www.jlws.com.cn

序

明清以降,文坛各体竞秀,笔记体小说和随笔于其间奇峰突起,佳作联袂而出,一时蔚为大观。沈复所著《浮生六记》,是一部水平极高影响颇大的自传体随笔,在清代笔记体文学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,百十年来,一直是文人雅士喜爱的闲情妙书,至今仍为喜爱笔记随笔的现代人所尊崇。

一、作者与成书过程

沈复,字三白,苏州人,生于乾隆二十八年(公元1763年),卒年无考,大约在嘉庆十三年(公元1808年)以后。初生之时,沈家家道兴隆,父亲沈稼夫为一方名流,在官在儒皆颇有声望。沈复生于“衣冠之家”,长于妇人之手,锦衣玉食,诗书为伴,闲居苏州后沧浪亭,随父游历江南胜境,遂养成随心所欲、放浪不羁之性情。长成之后,供职官府幕僚,却无政治志向;经商求利于市场,又无经济头脑。因此,家境日贫,柴米无保,不得不依靠家庭接济。与家人反目后,甚至不得不以卖画糊口度日。钟情闺房之乐,留恋山水之趣,广交名人雅士,出入青楼酒肆,风流倜傥,放浪形骸,竟被父母数次逐出家门,也与兄弟断绝往来。四处奔波,终生无成,浪荡虚名甚嚣尘上,却无功业见之史籍。以传统标准量之,沈三白无疑是极不成功的败家之子,几近一无是处。实乃沈门之大不幸。

然而,“祸福相依”,沈门之不幸,却玉成了文坛之一大幸。中年以后,尤其是其爱妻陈芸死后,沈复将半生游

历和家庭生活的情景付诸笔端，给我们留下了一部不可多得的妙书《浮生六记》。

沈复作《浮生六记》，起于其妻陈芸谢世之后，卷一《闺房记乐》结尾处有“芸竟以之死”的说法，足以为证。陈芸死于嘉庆八年（公元1803年），这时沈复四十一岁。据俞平伯先生《浮生六记年表》考证，嘉庆十三年（公元1808年）沈复创作了《浮生六记》第四卷，这一年沈复四十六岁。《浮生六记》第五、六卷的创作，自然是四十六岁以后的事了（第六卷《养生记道》中也有“余自四十五岁以后”的说法），而且，延续的时间很可能较为漫长。《浮生六记》第六卷既取名为《养生记道》（有本为《养生记道》），谅非出自壮年人之手，否则便不好理解。第五卷《中山记历》中的时间记载与前记多有冲突，文字也不像前四记那样一气贯通，或许是因为中间相隔时间过长，或者年事日高记忆已大不如从前了。虽然中国古代文人有关老习俗，方至中年便自称老，但从《养生记道》可见，沈复自陈芸去世以后，清心寡欲，闭门谢客，隐居山林，一无少年轻狂，似无故作老人姿态的必要。而且，《养生记道》之行文用语，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情趣意绪，已没有了年轻时的洒脱飘逸和自然浑成，而多了一些老成持滞与平和凿实，似乎确有出自饱经沧桑的老人之手的迹象。

据此，我们似可作如下推定：在陈芸死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，沈复如失侣孤鸿，形影相吊，悲痛之感难以平息，思念之情与日俱增，不禁心猿意马，笔走龙蛇，将无尽的哀思化作流动的文字，难忘的生活情景敷衍成美妙的画面，以作者与陈芸的共同生活为主要内容的《浮生六记》前四记，便一气呵成，一挥而就。而记录海外游历的《中



山记历》，显然是在作者“重入春梦”（见《坎坷记愁》）沉醉新欢之中，甚至对陈芸的思念已大大淡漠之后，才开始创作的，《养生记道》则更在其后，或者是作者垂暮之年的修为。《浮生六记》的创作明显分为两个阶段，而且中间有较长的间隔，后两卷的写作也有可能是断断续续延续了很长的一段时间。

二、《浮生六记》简介

《浮生六记》顾名思义共有六卷：《闺房记乐》、《闲情记趣》、《坎坷记愁》、《浪游记快》、《中山记历》、《养生记道》。成书并流行于世，大约是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。林语堂在西风社出版的英汉对照本《浮生六记》序中说：“这书，在1810年至1830年间当流行于姑苏。”1877年刊行的《浮生六记》，是今人见到的最早的版本，却只有前四卷，后两卷已缺佚不可见。因此很少有人见到过全本，及至今日，仍还有不少只能读到仅存四卷的《浮生六记》，以不能见其全貌而遗憾。其实，《浮生六记》的缺佚之憾，早在本世纪前期就有人做过弥补。世界书局1935年出版的《美化文学名著丛刊》中收录了足本的《浮生六记》。据本书编撰者朱剑芒《〈浮生六记〉校读后附记》和赵茗狂《〈浮生六记〉考》介绍，吴中王均卿先生极好搜集古籍，竟于无意间在地摊上搜寻到了《浮生六记》的全本，不久便被朱剑芒收录在其编辑的《美化文学名著丛刊》之中，得以刊布流行了。或许是因为此书印行数量的缘故，见到的人不多，更由于至今还有不少以为后两卷是某些人伪造的，对王均卿搜寻到的五六两卷持激烈的否定态度，所以，《浮生六记》仅存四卷的说法便一直延续至今，不知

耽误了多少喜好此书的人的好事。现在我们以全本的面貌评介《浮生六记》，并不意味着对五六卷真伪的认定，而只是为了满足喜好者的需求。退一步讲，即使五六卷真的是伪作，总还是可以聊胜于无，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并无多少坏处。

《浮生六记》一直被某些人视为“香艳小说”，王均卿先生在清末光绪年间编撰《香艳丛书》时就将《浮生六记》收了进去，并得到了学术同仁的认可。其实，这是一个美丽的误会。《浮生六记》确有其香艳的一面，若仅以表现夫妻情趣相投、恩爱意浓、夫唱妇随生活的第一记《闺房记乐》而言，自可视为香艳之经典、情话之楷模；设若综观全书，视其为香艳之作则大谬不然了。第二卷《闲情记趣》写作者的闲情雅兴，其中也有一些关涉儿女情长的内容，但已不占主要地位，谓之“香艳”已有牵强之嫌。第四卷《浪游记快》记录作者“游幕三十年”，遍历大江南北的所见所闻，尽管文字十分优美，却与香闺艳情没有了丝毫关联。至于第三卷《坎坷记愁》更是记录作者屡屡不见容于家庭，被迫流落在外坎坷度日的愁苦经历，虽然文字依然美仑美奂，态度也一如他时的温和雅致，但是，故作放达抵不住满腹的无奈与苍凉，何来之香艳之气哉？第五卷《中山记历》记录出使琉球的奇闻轶事，第六卷《养生记道》叙述作者的养生之道，与“香艳”二字更是根本不沾边。

《浮生六记》的取名，得自于李白的诗句：“浮生若梦，为欢几何”，其中寄寓了作者对人生的体悟和感慨。从内容来看，全书按不同的专题较为完整地记录了作者一生的经历，字里行间保持了作者的真性情真面目，准确地



说,《浮生六记》实在是一部相当完满、别具风采的自传文。古往今来,中国不乏著名的自传文字,但像沈复《浮生六记》这样的自传却并不多见。

三、《浮生六记》的评价

《浮生六记》自刊布流转以来,一直为文人雅士所钟爱,好评如潮,经久不衰。在众多的评论文字中,俞平伯先生《重刊〈浮生六记〉序》中的一段话,最为精彩:

即如这书,说它是信笔写出的固然不像;说它是精心结撰的又何以见得。这总是一半儿做着,一半儿写着的;虽有雕琢一样的完美,却不见一点斧凿痕。犹之佳山佳水明明是天开的图画,然仿佛处处吻合人工的意匠。当此种境界,我们的分析推寻的技巧,原不免有穷时。此记所录所载,妙肖不足奇,奇在全不着力而得妙肖;韶秀不足异,异在韶秀以外竟似无物。俨如一块纯美的水晶,只见明莹,不见衬露明莹的颜色;只见精微,不见制作精微的痕迹。这所以不和寻常的日记相同,而有重行付印,令其传播得更久更远的价值。

先生就《浮生六记》文采笔法的评说,可谓精妙至致,俨然学者风范之中流露着诗人的情愫气质,尊崇赞美之意溢于言表,用以衡量前四卷的确切中肯綮。

清同治年间,著名文人潘麟生“阅而心醉”,欣然为四卷本的《浮生六记》题词,对《浮生六记》的文学地位作了极高的评价:

是编合冒巢民《梅龕忆语》、方密之《物理小识》、李笠翁《一家言》、徐霞客《游记》诸书,参错贯通;如

《五侯鯖》，如《群芳谱》，而绪不芜杂；指极幽馨，绮怀可以不删，感遇乌能自己，洵《离骚》之外篇、《云仙》之续记也。向来小说家标新立异，移步换形，后之作者，几于无可著笔，得此又树一帜。

赵茗狂的《〈浮生六记〉考》称此书是“一部较为满意的自传文”，“为自传文开一好例”，并盛赞其“描写闺房之情是十分大胆的”，“写悲哀愁苦作者亦是能手”，写游记“有种种特异的方法”，“在超脱的意境下产生了不平凡的见解”，且“笔致生动”、“天成与人工凑合方组成了美妙的文字”。

在当代，《浮生六记》亦不乏知音。据传在香港，《浮生六记》曾一度被学校指定为学生课外必读书目。大陆作家贾平凹对此书情有独钟，并写进了著名小说《废都》之中。在互联网上，也可以看到众多有关《浮生六记》的网页和大量言论，就有人在读过仅存四卷的残本后说：

他用不同的眼光和不同的笔调、不同的表达方法，写下了这篇读之慨然，让人长叹不已的文章。

文章整个被一种恬淡的气氛包围着，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是夫妻间的情深意重，感人至深。

三白没有过多的写世态人情，也没有口诛笔伐，可是却仍使人感觉得到世态炎凉，人心不古的无奈。笔不写而意实露也。能写出这样平易的文章不多，写人间而无烟火气，是种境界。

重情者，不可不读《浮生六记》。

如此言论，不绝于耳，不一而足。总之一句话，《浮生六记》是旷世奇书，不可多得。那么，《浮生六记》到底应该怎么看呢？

1.《浮生六记》是一部别具风格的自传。作品记录了沈复先甜后苦的一生经历,从家庭到事业,从闺情到漫游,夫妻温存与坎坷生计,习幕做贾与撰文绘画,世态炎凉与颐情养性,可谓无所不包无所不及,一个真情真性、有血有肉的沈复,真实可信地展现在了读者面前。由此而观,《浮生六记》具备了一切自传文的基本特征。但是,《浮生六记》又与一般的自传文体不尽相同。它没有像通常的自传文那样,按传主人生经历的时间顺序来结构文字,也不套用以传主起落沉浮的阶段为文章段落的惯常做法,而是将一生经历划分成若干个方面,按不同的主题依次写出,形成了自己的风格。这在中国的自传文学中还较为少见,显得别有特色,的确为自传文开了一个好的先例。

2.《浮生六记》是一本意境超脱的闲书。按照中国文化的传统标准,大凡为文总得表现点微言大义,传达些意识理念,追求“载道之文”、“名山之作”的名分和地位,以期达到“教育民众”、“鼓舞人民”的作用。否则,便不能见容于世,登大雅之堂。受儒家道义几千年熏染的中国人,根深蒂固地遵循着“文章天下事”的古训,不敢越雷池半步,尽管不少人心存邪念,却对一切有违传统规范的东西不敢有丝毫的公开的偏爱,往往为了表示自己的清白而激烈地加以否定。依此而论,《浮生六记》当然不入道德文章之列,而只能屈居于“闲书”之行。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,我们早已见怪不怪了。

设若从“文学是人学”的角度而观,《浮生六记》确是一部能够表现人生真体验、真性情的作品,作者大胆直率的真情表达,尽管不能给人以如“春秋大义”般的思想启

发和道德教育,却可以给人以性情的陶冶和人生的况味,更可以给读者带来美的阅读享受。故而,所谓“闲书”仅是一个借用,也是对“闲情雅性”、“闲适悠逸”、“闲云野鹤”等境界的认可。《浮生六记》不见容于道德经学,却深得高人雅士的喜爱,极其符合今天普通读者的口味,究其根本,总在一个“闲”字。

3.《浮生六记》是一篇笔致生动、文采斐然的美文。对《浮生六记》高超笔法和达到的艺术境界,及其在文学领域的地位和“小说”、自传文创作历史上的开创性贡献,前引俞平伯、赵苕狂诸论已经给出了精到的评判,无需赘言。我们这里想强调的只有一点,即《浮生六记》无论记乐还是记愁,无论写情还是状景,都能采用一种极尽优美的文字,着意营造一种情景相融的意境,时时处处流露出沁人心脾、移人情性、浑然天成的恬淡与幽雅,读来令人如饮醴醕、如坐春风,性情中人必然会沉湎于其中而流连忘返。焦躁者可以清心败火,顺气安神;傲慢者可以开阔胸怀、心平气静;哀苦者可以排遣心中块垒、化解愁绪;而幸运者则更能体悟到生活的乐趣、爱情的甜美、阳光的灿烂。

正是这一切,决定了《浮生六记》在面世百十年以后的今天,依然能够获得读者广泛的认可和真心的喜爱。

但是,《浮生六记》并非十全十美、白璧无瑕,阅读者且不可不加分析甄别地全盘肯定、悉数尽收。事实上,《浮生六记》存在着明显的不足,优美的文字之下,沉淀着封建时代闲适文人普遍具有的消极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,这些东西,无疑是有害的,对人生阅历尚浅的青少年一代,其危害就更大。这是需要特别值得注意而且必须



加以剔除的。

沈三白的文学是成功的,值得我们去认真研读揣摩;沈三白的人生却并不成功,切忌不可模仿照搬。假如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也像沈复一样,不仅不能成就一番事业,而且家室难保,肯定是要饿肚子的。这样的看法想必一般人都是能够认同的。

此次译评,依据的是世界书局 1935 年印行的《美化文学名著丛刊》所载的足本《浮生六记》,并参考了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4 年出版的《浮生六记》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年出版的《浮生六记》四卷本,特此说明。

作者



目 录

卷一	闺情记乐.....	1
卷二	闲情记趣	38
卷三	坎坷记愁	59
卷四	浪游记快	96
卷五	中山记历.....	153
卷六	养生记道	211

卷 一

闺情记乐

一

余生乾隆癸未冬十一月二十有二日，正值太平盛世，且在衣冠之家，居苏州沧浪亭畔，天之厚我可谓至矣。东坡云：“事如春梦了无痕”。苟不记之笔墨，未免有辜彼苍之厚。因思《关雎》冠三百篇之首，故列夫妇于首卷，余以次递及焉。所愧少年失学，稍识之无，不过记其实情实事而已，若必考订其文法，是责明于垢鉴矣。

【译文】

我出生于乾隆癸未(1763年)冬天十一月二十二日，正值太平盛世，我的家庭又是官宦门第，居住在苏州沧浪亭旁边，老天对我的厚爱，可以说达到了极致。苏东坡说：“诗如春梦了无痕。”如果不用笔墨把它记录下来，未免辜负了苍天对我的厚爱。由于考虑到《关雎》排列在《诗经》三百首的第一篇，所以我也将描写夫妇的篇章排在了第一卷，其余的内容我将依次慢慢道来。惭愧的是我少年失学，没有多少真才实学，不过是将实情实事记录下来罢了。如果一定要考究文章的文字章法，那就等于责怪一块污垢的镜子为什么不明亮，有点强人所难了。

二

余幼聘金沙于氏，八龄而夭；娶陈氏。陈名芸，字淑珍，舅氏心余先生女也。生而颖慧，学语时，口授《琵琶

行》即能成诵。四龄失怙，母金氏，弟克昌，家徒壁立。芸既长，嫀女红，三口仰其十指供给，克昌从师修脯无缺。一日，于书簏中得《琵琶行》，挨字而认，始识字。刺绣之暇，渐通吟咏，有“秋侵人影瘦，霜染菊花肥”之句。

余年十三，随母归宁。两小无嫌，得见所作，虽叹其才思隽秀，窃恐其福泽不深，然心注不能释，告母曰：“若为儿择妇，非淑姊不娶。”母亦爱其柔和，即脱金约指缔姻焉。此乾隆乙未七月十六日也。

【译文】

我幼年时与金沙（今江苏南通）于家的女子定了亲，不幸于氏八岁时夭折了；后来娶了姓陈的女子为妻。陈氏名字叫芸，字淑珍，是舅父陈心余先生的女儿。陈芸生下来就十分聪明，学说话时，教她白居易的《琵琶行》，很快就全背会了。四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了，陈芸与母亲金氏、弟弟克昌相依为命，家境贫寒，生活十分艰难。陈芸长大后，擅长刺绣，一家三口的生活全靠她的一双手来维持，克昌的学习费用也从来没有短缺过。有一天，在放书的竹簏中找到一本《琵琶行》，对照记忆一字一句地认，这才开始识字。利用刺绣空闲坚持不懈，渐渐学会了吟诗作文，有“秋侵人影瘦，霜染菊花肥”这样的好诗句。

我十三岁时，随母亲到舅母家探亲。与陈芸两小无猜，亲密无间，看见了陈芸的诗句。虽然赞叹她的才思隽秀，暗暗担心她的福分不深，但是，心中对她的钟爱不能消除，于是向母亲说：“如果要给儿子挑选媳妇，除非淑珍姐姐坚决不娶。”母亲也爱陈芸温柔和顺，当即就脱下金戒指为我们定了亲。这一天是乾隆乙未年（1775年）七月十六日。

三

是年冬，值其堂姊出阁，余又随母往。芸与余同齿而长余十月，自幼姊弟相呼，故仍呼之曰淑姊。时但见满室



鲜衣，芸独通体素淡，仅新其鞋而已。见其绣制精巧，询为己作，始知其慧心不仅在笔墨也。其形削肩长项，瘦不露骨，眉弯目秀，顾盼神飞，惟两齿微露，似非佳相。一种缠绵之态，令人之意也消。

索观诗稿，有仅一联，或三四句，多未成篇者。询其故，笑曰：“无师之作，愿得知己堪师者敲成之耳。”余戏题其签曰“锦囊佳句”，不知夭寿之机此已伏矣。是夜送亲城外，返已漏三下，腹饥索饵，婢姬以枣脯进，余嫌其甜。芸暗牵余袖，随至其室，见藏有暖粥并小菜焉。余欣然举箸，忽闻芸堂兄玉衡呼曰：“淑妹速来！”芸急闭门曰：“已疲乏，将卧矣。”玉衡挤身而入，见余将吃粥，乃笑睨芸曰：“顷我索粥，汝曰‘尽矣’。乃藏此专待汝婿耶？”芸大窘避去，上下哗笑之。余亦负气，挈老仆先归。自吃粥被嘲，再往，芸即避匿，余知其恐贻人笑也。

【译文】

这一年冬天，正值陈芸的堂姐出嫁，我又随母亲前往舅母家。陈芸与我同岁比我大十个月，从小姐弟相称，所以仍然称她为淑姐。当时只见满屋的人都穿着鲜艳的衣服，惟独陈芸一身素淡的平常衣裤，仅只穿了一双新鞋而已。只见鞋绣制得精美巧妙，询问后得知是陈芸自己做的，这才晓得她的聪明才智并不是仅仅表现在笔墨上。陈芸的肩膀削滑圆润，脖项修长，瘦不露骨，眉弯目秀，顾盼之间神采飞动；惟有两颗牙齿微微露出，似乎不是很好的相貌。陈芸身上有一种缠绵的姿态，令人销魂失魄。

要来她的诗稿观看，见有的仅有一联，有的只是三四句，很多是没有成篇的半成品。问她是什么原因，陈芸笑着说：“没有老师指点的作品，希望得到知己而且堪为老师的人把它修改完成。”我开玩笑在她的诗稿上写下了“锦囊佳句”题签（用唐代诗人李贺的典故），却不知不能长寿的危机已经隐藏在这里了。这天夜里，把

迎亲的客人送到城外，返回家中已是三更天气。肚子饿了找东西吃，女仆递给我枣脯，我嫌枣脯太甜。陈芸偷偷拉了一下我的袖子，我就跟着她来到她的卧室，见藏有热粥还有小菜。我高兴地举起筷子，正要吃粥，忽然听见陈芸的堂哥玉衡叫道：“淑妹快来！”陈芸迅速关上房门说：“我已经累得不行了，马上就要睡觉。”玉衡侧着身子硬挤了进来，看见我正准备吃粥，就斜着眼睛笑着对陈芸说：“刚才我向你要粥吃，你说‘已吃光了’。藏在这里是专门等你的女婿呀？”陈芸非常难为情，迅速躲开了，众人见状便哗然大笑。我也感到很生气，就和老仆人一起先回家了。

自吃粥被别人嘲笑以后，我再去她家，陈芸总是立即躲避开来，我知道她是怕又引起别人的笑话。

四

至乾隆庚子正月廿二日花烛之夕，见瘦怯身材依然如昔，头巾既揭，相视嫣然。合卺后，并肩夜膳，余暗于案下握其腕，暖尖滑腻，胸中不觉怦怦作跳。让之食，适逢斋期，已数年矣。暗计吃斋之初，正余出痘之期，因笑谓曰：“今我光鲜无恙，姊可从此开戒否？”芸笑之以目，点之以首。

廿四日为余姊于归，廿三国忌不能作乐，故廿二之夜即为余姊款嫁，芸出堂陪宴。余在洞房与伴娘对酌，拇战辄北，大醉而卧，醒则芸正晓妆未竟也。

是日亲朋络绎，上灯后始作乐。廿四子正，余作新舅送嫁，丑末归来，业已灯残人静。悄然入室，伴姬盹于床下，芸卸妆尚未卧，高烧银烛，低垂粉颈，不知观何书而出神若此。因抚其肩曰：“姊连日辛苦，何犹孜孜不倦耶？”芸忙回首起立曰：“顷正欲卧，开橱得此书，不觉阅之忘倦。《西厢》之名闻之熟矣，今始得见，真不愧才子之名，